

长篇小说

沂蒙母子

孙恒山 著

（上）

黄河出版社

高等教育出版社 www.hepstore.com

责任编辑　玉专　春亮　清训
书名题字　胡耀超
封面设计　张宪峰
监　　制　武景生





定价:66.00元(上、下册)
ISBN 978-7-80152-796-7
9 787801 527967 >

长篇小说

沂蒙母子

（上）

孙恒山 著

黄河出版社



作者简介

孙恒山，山东沂源县人，1952年11月出生，1977年毕业于山东师范大学中文系，2006年2月病故。生前在莱芜钢铁集团有限公司职教中心从事教学工作。副教授。业余时间从事文学创作。主要作品有：散文《草》、《桐花》、《书包》、《杜老师》、《牧羊曲》、《夏夜的天安门广场》、《到延安去朝圣》；杂文《唾金面随想》、《鸡鸭下蛋篇》；文学评论《胸怀天下》、《壮志未酬——浅谈陶渊明的入仕思想》等。《沂蒙母子》是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也是凝聚了他十五年心血的遗作。

内 容 提 要

《沂蒙母子》是作者耗费了15年的心血写成的长篇小说，讲述了沂蒙山区一个周姓家族六代人的故事，不仅反映了这个家族世世代代繁衍生息的历史，也折射了整个中国社会革命变迁的历史。新中国当代发生的所有重大历史事件，以及这些事件给中国民生带来的深刻影响和变化，都在小说中得到了生动的体现。

小说热情颂扬了伟大的沂蒙精神。沂蒙山是一座英雄山，母亲山，是红色的热土，是革命的摇篮。战争年代，沂蒙人民用他们的血汗和乳汁养育了革命，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做出了巨大贡献；和平时期，沂蒙人民与时俱进，山区面貌日新月异。沂蒙山人的故事体现了一种伟大的民族精神。这种精神有赖于革命根据地时期共产党的培育，但根本还在于沂蒙山人祖祖辈辈生生不息代代相传的血脉之中，在于沂蒙地区古老朴实执著强悍的民风之中。《沂蒙母子》以宏伟篇章写出了这种伟大精神的源远流长，把沂蒙山人民的勤劳勇敢、朴实正义、坚贞不屈、团结互助、友爱善良表现得真真切切、实实在在，读来荡气回肠，弥久难忘。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沂蒙那个山哟

李德昌

一

为《沂蒙母子》写一篇序言，是我和作者孙恒山生前的一个约定。

2005 年 1 月，我的好友——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的李宗元带了他的同学孙恒山来见我，同时带来了一部小说书稿，大约 60 多万字，订成厚厚的四大本，装在一个红色布兜里，沉甸甸的，很有些分量。宗元说，孙恒山是他山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的同学。三年寒窗，同桌同床。1977 年毕业，孙恒山回到推荐他入学的莱芜钢铁厂（现莱芜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在职教中心任教。几十年一面教书，一面写作，发表过不少散文论文，也得过一些奖状证书。《沂蒙母子》是他的第一部长篇，写了整整十五年，刚刚完稿，心里没底，想找人看看，提提意见，同时寻求出版。我顺手翻了一下书稿前面几页，发现有红笔披阅的痕迹。宗元解释，先前，也是他们的一位同学——山东省委支部生活杂志社的宋知颖推荐给一位专家看过。专家看了几节，认为写得太实，方言土语太多，有阅读障碍，读不下去。恒山听说就不让他看了。这时候我便抬头看了看恒山，想听听他的意见。恒山静静地坐着，淡然一笑，没有说话。从他的表情中我看到了他的执拗自信，却忽视了他的疲惫和虚弱。执拗地写作耗尽了他的心血，

透支了他的健康，他其实还没有从极度的疲惫中解脱出来。他虚弱得甚至连说话的气力都没有。那天晚饭我们是一起吃的。气壮如牛的宗元大块朵颐，侃侃而谈。虚弱疲惫的恒山几乎没吃什么，也似乎没说什么。

是夜，我翻开《沂蒙母子》，发现所谓的阅读障碍确实存在。但由于我的家乡和恒山的家乡距离不远，书中的风土人情、方言俚语，人物故事，反使我倍感亲切。仿佛自己又回到了久别的故土，一种奇特的生命感应油然而生。我几乎是一口气将全书读完，仅用了三天时间。之后便久久沉浸在莫名的激动之中。又三天之后，我才平复心情，为一种责任所驱使，回过头来，以挑剔的目光，寻找小说的不足之处，并做了一些笔记备忘。

春节前夕，趁着学校放假，孙恒山专程从莱芜赶来济南，和宗元一起到我家里，听我谈对小说的意见。或许从我所做的备忘笔记当中，他看到了我阅读时的认真，因而有些感动或感激。这种情愫无疑加深了我们相互之间的尊重和沟通。听到我对小说肯定和赞赏的意见，他固然很兴奋，听了批评的意见——尽管很苛刻很尖刻——他竟然也很高兴，表示愿意按照这些意见尽快修改。整整一个上午，我们谈得非常投合。话题也相当宽泛。临别时，他郑重地提出一个要求，希望我为他的这部小说写一篇序言。我婉言拒绝，说为这么一本厚重的书作序，我没有这个资格。恒山瞪大眼睛，再一次表现了他的执拗，强调这篇文章必得要我来做。宗元也在一边帮着劝说。为了恒山能够尽快动笔修改，早日出版，我便答应下来。

那天我们没有一起吃饭。恒山称家中有事，急着赶回去。我开车送他们到莱钢驻济南办事处，那儿有去莱芜的班车。宗元和他一道在办事处的大门前下车。地冻天寒，恒山站在路边的残雪里，隔着车窗和我握手道别。那一刻，我发觉他的手很凉，而且浑身发抖，便顺口嘱咐了一句，事要做，但身体要紧。恒山连声

应着，说知道知道。眼里便有了泪光。谁知道，那竟是我们的诀别！

与恒山的成约压在心头。春节过后，我找到黄河出版社原副社长李玉专编审，谈该书出版的事。因为我的游说，《沂蒙母子》也便成了他的一个期待。每当见面必然问我，那本书改得怎么样了，什么时候送来？

很长时间没有恒山的消息。我所应诺的序言也迟迟没有动笔，因为书稿和我做的笔记都被恒山带走了，手头没有任何资料。另外，我也不知道他修改后的书稿，会不会是我期待的模样。我想等他改好后再写。尽管心里惦念，却不好催问。知道他忙，而且身体不好。他断然不会偷懒的。

济南的春日很短。转眼已是夏天。《沂蒙母子》一直没有消息。秋风萧瑟，天气渐渐变凉。时日一长，这件事在我的心里也就慢慢地凉了。

2005年的冬季多雪。漫天白色不知掩盖了多少人间悲辛。几个好朋友都在那个冬天里悄悄地走了。恒山是其中一个。他患的是干燥综合症，他妻子后来说，十几年了，恒山为了这部小说提着一口气，挺着。书写完，那口气一松，身体跟着垮了，心肺功能极度衰竭。五月间来济南看过病，在齐鲁医院住了一个多月。期间，他在济南的诸位同学，济南军区建筑设计院的胡耀超、中国银行济南分行的范伟之、山东教育学院的王选民、山东乡镇企业局的郭占云、济南市商业二局的陈建凌，还有宋知颖、李宗元等，都去医院看望过他。当时的治疗还是很有效的。但他放不下手头的工作，所以当病情好转以后，便执意出院了。他想一面工作，一面修改《沂蒙母子》，一面坚持就地治疗。不料没来得及动笔，病情突然反复，于是他又回到齐鲁医院再度治疗。这次济南的同学们就都不知道了。恒山再三叮咛陪护他的妻子，我的病已经这样了，就不要再连累同学们了，他们都很忙……医

疗费不堪重负。恒山不想负债，无论是经济债还是感情债。就这样，他悄悄地回家了。

恒山在那个冬天的尽头与世作别。我听说的时候已经是夏天了。

2006 年的夏天异常闷热，入秋后依然觉得喘不过气来。八月底，宗元约了我和胡耀超、宋知颖一起去莱芜看望恒山的妻子儿女。同时商议一下《沂蒙母子》出版的事。

那天飘着细雨。恒山的妻子和女儿走出很远来迎接我们。衣服头发和心情一样的潮湿。恒山妻子个头不高，看上去很干练，年轻时肯定是一个漂亮姑娘。去年宗元见到她还是满头乌发，如今已经花白。女儿长得很像妈妈，眉清目秀，体态轻盈。她们家住在二楼，房间不大，家具不多，但布置得当，简洁适用，窗明几净。显不出丝毫衰颓清贫模样。然而坐下细谈，就知道这个家庭状况是多么窘困。恒山住院借了十多万元，至今没有还清。恒山死后，老母亲疯了，治病又要花钱。儿子刚刚考上大学，每年学费七八千元无处筹措。妻子没有工作，每月只有 150 元生活费。全家惟一的经济来源是刚刚参加工作的女儿每月一千多元的工资。但是谈了半天，没听到她们说一声苦，道一声难。行前胡耀超把同学们凑的一点钱放到茶几上。她们也是推辞了半天才勉强收下。

那天与她们母子谈的最多的话题还是《沂蒙母子》。十五年来，恒山没有节假日，没有星期天，没有睡过午觉，没有睡过懒觉，也没有睡过囫囵觉。除了备课批作业，一切精力和时间都用在了写作上。他就是为这本书生生累死的。为了支持丈夫写作，妻子操劳着一切家务。恒山每写出一章，就交给妻子看一章。妻子的读后感是鼓励支持恒山写作的最大动力。其实，这本书就是这个家里的第三个孩子。所以恒山对它的牵挂丝毫不亚于其他两个儿女。他临终嘱托妻子，等孩子们将来都工作了，有经济能力

的时候，把我这本书出了。要原汁原味。书名还是这四个字——“沂蒙母子”。恒山的遗言里真是饱含了难言的辛酸和期盼。凭借儿女的能力，他这部孕育了将近二十年的书，何时问世，依然未知。对此，他是知道的。

恒山刚刚考上大学的儿子痛苦地坐在一边，默然无语。为了告慰恒山，同学们商定捐款集资和争取社会各界资助尽快出版这本书。恒山的妻子儿女自然感激万分。女儿当场写了一份《委托书》交给宗元。于是，这部书稿在辗转了一年多以后，又回到了我的手上。原封原样，依然装在那个红色的布兜里。只是感觉分量比原来更沉重了一些。

二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这本书。

从内容上看，这是一部描写农村家族的书。讲述了沂蒙山区一个周姓家族六代人的故事。故事的源头是上世纪二十年代，一个从肖家庄来的年轻寡妇带着六岁的孩子蛋子，讨饭来到桃花峪，同是寡母孤儿的周家、苦难与亲善把他们结为一家。要饭女人嫁给了周元山。蛋子取名周来财，成了周家的长子。周家嫡系血脉里掺进了肖家的基因，也便种下了家族纷争的祸根。周来财婚后生了两子一女：冬子、春子和菊子。弟弟周来宝成家生下一女两子：春燕、春雨和得地。周来宝在媳妇的挑唆下，与来财开始不和。分家时为了多分给长孙的三分地，两家闹得不可开交。周元山死后，来宝家精心设计终于争回土地，适逢小儿子出生，由此取名“得地”。从此，周家人世世代代，生生死死，恩恩怨怨，分分合合，演绎了一幕幕惊心动魄的故事。

这也是一部反映社会历史的书。它不仅反映了一个家族繁衍生息的历史，也折射了整个中国社会革命变迁的历史。新旧中国当代发生的所有重大历史事件，如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土地改

革、抗美援朝、“文化大革命”、粉碎“四人帮”、改革开放、教育体制改革等等，以及这些事件给中国民生带来的深刻影响和变化，都在书中得到了生动的体现。从周来宝的女儿周春燕嫁给地主宋长明的儿子宋德昌，这个家族的矛盾便向着阶级斗争的方向转化。抗日战争时期，周来财当村长，在女婿晨明（菊子的丈夫）影响带领下，孙子喜顺、双喜（冬子的两个儿子）先后参加了八路军，周双喜在抗日前线光荣牺牲。周来宝的大儿子周春雨则跟着汉奸姐夫宋德昌欺男霸女，干尽坏事。周春燕被地主公爹宋长明霸占生下“儿子”盛阳。抗战胜利后宋德昌和周春雨被政府镇压。周家兄弟一家成为革命烈属，一家成为汉奸家属。解放战争时期，周来财谢世，儿子冬子接替父亲当村长，瘸着一条腿带队支前上前线，参加了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解放南京，被评为“支前模范”，一家三代，满门英烈。新中国成立后，周春燕戴着“四类分子”帽子，领着“儿子”宋盛阳，受尽屈辱。喜顺（参军时改名肖新源）在朝鲜战场上因下令枪杀俘虏，由副团长降为连长，回国后复员回到了家乡，与刚刚离了婚的苦瓜结合，为苦瓜带过来的儿子取名“援朝”。“文化大革命”期间，两家人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周来宝、得地、春燕相继悲惨离世。盛阳出身不好，娶了个傻瓜闺女为妻。援朝“根正苗红”，当了民办教师，又被推荐上了大学。“文革”结束恢复高考，摘去“汉奸地主子女”帽子的宋盛阳，考上了北京师范大学。盛阳的“傻瓜”妻子为了子女的未来与丈夫离了婚。肖援朝也在给学生讲评作文试卷时猝然倒在了讲台上。安葬完肖援朝的第三天，肖援朝的爹爹肖新源也离开了人世。这个家族故事的社会背景是当代中国半个多世纪的历史，每个人的命运都与国家民族的命运密切相关，所以它显得非常厚重。

这还是一部宣扬沂蒙精神的书。《沂蒙母子》的故事发生在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沂蒙山。沂蒙山是一座英雄山，母亲山，是红色的热土，是革命的摇篮。《红日》《红嫂》的故事家喻户晓。《沂蒙山小调》唱响中国。战争年代，沂蒙人民用他们的血汗和乳汁养育了革命，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做出了巨大贡献。和平时期，沂蒙山人民与时俱进，山区面貌日新月异。改革开放以后又是我国第一个摆脱贫困、实现小康的革命老区。沂蒙山人的故事体现了一种伟大的民族精神。这种精神有赖于革命根据地时期共产党的培育，但根本还在沂蒙山人祖祖辈辈生生不息代代相传的血脉之中，在于沂蒙地区古老朴实执着强悍的民风之中。《沂蒙母子》正是写出了这种伟大精神的源远流长，把沂蒙山人的勤劳勇敢、朴实正义、坚贞不屈、团结互助、友爱善良表现得真真切切、实实在在，读来荡气回肠。中国的沂蒙山是一座精神丰碑，应当有一部史诗性的作品来表现它。我不能说《沂蒙母子》是一部史诗性的作品，但至少可以说它具备了这种品相。

“真实”——是这部小说的突出特点。它艺术上的真实和生活中的真实是完全一致的。有时候，我读它的感觉就像读一本“文学化”的家谱，一个“全知者”的日记，一本生命的流水账。这种毫无伪饰的真实，真能产生鲁迅先生所说的那种“攫人心”、“移人情”，搅得人灵魂不安的艺术力量。

“语言”——是这部小说的一大特色。恒山自幼生长在沂蒙民间，对当地的民情民风非常熟悉。他的语言是地地道道的方言土语。读他的这本小说，就好像在听一个沂蒙老人与你促膝说话，率真、朴实、自然、老成，你能闻得到他身上烟熏火燎的味道，甚至还有汗溲味儿、口臭味儿，扑面而来的生活气息让你无法遮挡，那份亲近感也让你弥久难忘。

然而，这毕竟是恒山的“处女作”，又是一部没有来得及修改润色的小说，免不了有些缺憾。我认为主要的有三点：一是结构缺少主干，二是情节缺少提炼，三是手法缺少浪漫。这三点缺

憾，当初我曾详尽具体地跟恒山讨论过，但今天细说已经没有必要，因为恒山已经走了。他的遗愿是“原汁原味”地出版这本小说，也就是说，这些“缺憾”是不可能弥补的了。话再说回来，小说如何作原本也没有一定之规。也许恒山先觉先知，他崇尚和追求的正是眼下时髦的那种“原生态”呢！从这个意义上说，也就无所谓缺憾了。缺憾本是“原生态”的一种体现，也是美好的一种体现——美在天成，好在自然。不是吗？

三

终于，恒山的这部“原生态”的小说，就要“原汁原味”地和读者见面了。关于这本书的出版，有必要再说几句话。

首先，我们要感谢恒山的诸位老同学。没有他（她）们的热心相助，这本书的付梓不知要等到什么时候。当年中文系的这些学子们，如今的生存状况和时下中国文学的境遇差不多——高贵而窘困。据我所知，他们各有各的难处。但是，听说帮助亡故的同学出书，全都毫不犹豫地伸出手来。他们把大学时代营造的令今人羡慕的班风和友谊保持发扬至今。以人为上，与人为善，助人为乐，一个有难，大家鼎力相助。这种精神让我感动不已。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郭法欣和吕洪夫妇。他们是山师七四届外语系的同学。在校时和恒山并不熟悉，毕业后，与文学系的同学更是天各一方。郭法欣回到淄博，先是在一所中学当老师，后来到市建筑设计院做翻译，不久又任市外经委国际技术贸易公司总经理，后来就去外交部驻津巴布韦大使馆做商务参赞。妻子吕洪也随之去了非洲。郭参赞卸任后，夫妻二人便留在津巴布韦经营国际贸易。郭先生仗义通达，不但生意做得成功，组织华企华人“救柜”护侨，也搞得有声有色。作为津巴布韦的华侨领袖，在当地华人中很有威望。三十年时光，他们在遥远的非洲，与山师的校友同学动如参商，但心神相通，根本未忘。九月，郭法欣

接到宗元为恒山募资出书的短信，当即回应捐助三万元人民币。11月4日，夫妻二人借商务回乡，专程为此事赶来济南，看到阔别三十年的同学校友，一个个面目全非，心肠依旧，真的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黄河出版社原副社长李玉专编审和肖洪林副编审也为恒山同学们的这种精神所感动，表示以最优惠的条件，最低廉的价格出版这本书；恒山生前所在单位的领导同志，莱钢集团党委办公室副主任徐庆忠，莱钢党校副校长、职教中心主任张义杭、党委书记李秋平；还有菏泽市体改委主任陈守军，莱芜军分区政委周文和，青州一职专教师董立华……他们都为这本书的出版尽了很多心力。

人人那个都说，沂蒙山好，

沂蒙那个山上，好风光……

《沂蒙母子》的创作与出版，使我有幸结识了恒山的列位同学，也使我多次走进他的沂蒙故乡，一遍遍欣赏《沂蒙山小调》的婉转悠扬，一次次领略绵延山脉的秀丽风光，一回回敬仰沂蒙精神的伟大高尚！睹物思人，抚今追昔，由此及彼，万般感慨。真不知从何说起……

唉，沂蒙那个山哟！

恒山，一座永恒的山。如果说，恒山用生命写就的这本书是为沂蒙精神竖立的一座永远的丰碑，那么，这篇序文就算是我们献给沂蒙山和恒山灵前的一束小花吧！

2006年11月8日

写于济南英雄山下

一棵如伞的老柏树下，一个穿着浅蓝粗布裤褂，扎着红腿带，二十刚出头的少妇，坐在地上泣泣咽咽地哭个不停，泪水淌在白净的脸上。旁边一个刚满周岁的孩子，圆圆的黑脸蛋，一对双眼皮的大眼，蹒跚着拔小草、抠土窝，又不时地抬起头看看抽泣着的少妇。

田间小路上急急切切地走着一位摘去领章帽徽的军人，军人瞥了一眼老柏树下的母子俩。女人竟毫无察觉有人从身边走过。

一

沂河源头，蒙山县云固山北面悬崖下，终年流淌着一眼甘甜清冽的泉水。清泉周围的几个小山庄，因泉而得名，村名都有个水字。

云固山南面，青石红土，山上长着多种果树，村庄多以树名为村名。

水园村三四十户人家，吴姓、阮姓居多。那个在老柏树下哭泣的少妇就是水园村吴姓的闺女，阮家的媳妇。少妇叫吴苦瓜，她没进学屋门，也没学名。吴苦瓜这名字还是解放后政府统计人口时，根据她的乳名苦瓜妮写在了户籍册上。

吴苦瓜，也像她的名字一样苦，出生时爹早已去世，跟着娘和兄长吴盼富长大。

苦瓜的爹原来是个道士，靠给人家办办丧事，念念经文挣口饭吃，走到谁家谁家就是家。没丧事可办时，回到水园村边那间露着天的破庙里住着。

苦瓜的爹上无兄姐，下无弟妹，爹娘早亡，撇下他孤苦伶仃地过日子。

苦瓜爹的姨家有个表妹，苦瓜爹的姨不忍心姐姐门下断了根，便让苦瓜的爹还了俗，把自己的闺女嫁给了外甥。

新媳妇过门就娶在小破庙里。成了家，小两口还是过着吃了上顿望不见下顿的日子。

苦瓜的爹没办法，只好领着刚过门的新媳妇，走东家串西家给人家办办丧事，媳妇给人家缝缝补补地过日子。

小两口一个庄一个庄地往南走。春去寒来，他们来到费县境内一个山凹里，绿树掩映着一座小破庙。小两口来到小庙时天已黑了，把简单的铺盖铺在小庙的地下，吃了口带着的干粮，趟（躺）下睡觉。

睡下不多会儿，庙梁处不时往下滴水，有股难闻的腥臭味，庙周围不时有狼嗥声。

天明了，小两口才看见庙梁上吊着个烂得滴水的小媳妇。小两口赶紧到离庙最近的一个小村庄去报信，才知道上吊的小媳妇娘家无人，男人被土匪绑了票，一去无音信，才寻了短见。

平安村的村长知道来报信的小两口男的原来是个道士，就把苦瓜的爹叫去说："庙里原先有个道士，年高归天，又没徒弟，庙产无人看管，你原来做过道士，要是愿意就在这里安身看管着这点庙产吧。"

苦瓜的爹正苦于无处安身，这是求之不得的好事，哪里还有不愿意之理。

村里的人把吊死的小媳妇埋了。小两口就把小庙周围的枯草乱石拾掇干净，拂去神像上的积尘，摆好供位香案，尽心尽责地看护着庙产。

周围几个村庄死了人，苦瓜的爹就去给人家帮帮忙，挣几升粮食。苦瓜的娘就给那些失去家下的男人做做针线活，洗洗缝缝，挣几个钱过日子。

小两口的日子过得清苦，但总算有了个遮风避雨的住处。苦

瓜娘到了收秋时，有了个闺女，取名叫“庙妮”。有了孩子，就有了生机，有了哭声，也有了笑声。

苦瓜娘为了叫庙妮有点补养，好不容易攒了几个钱买了几对小鸡喂着，盼着鸡长大了娩了蛋给孩子吃。

庙妮一天天长大，小鸡也长成了大鸡，有的啼鸣，有的娩蛋，给庙院增添了生机情趣。

庙妮刚会走，苦瓜的娘又怀上了孩子。在一个暴风雨的黑夜，闪电不时地划破夜空，炸雷不停地轰响。苦瓜娘痛苦地折腾了大半夜，孩子刚落草，一个炸雷好像要把小庙炸平似的，一个没睁眼的小男孩就这样连惊带吓离开了人世。苦瓜的爹娘伤心地哭了好几天。

转过年来，苦瓜的娘又有了个小子，取名叫“盼富”。

苦瓜的爹娘看着一双儿女，一天到晚地吵吵闹闹，打心眼里欢喜，再苦的日子也遮不住脸上流露出的笑意。

盼富五岁的那一年冬天，苦瓜的爹到一个很远的小山村给人家帮忙办丧事，回来时天已黑了，北风刮得呜呜叫。苦瓜的爹迎着寒风摸黑往家走，走到半路实在走不动了，见路边有个看山的小石屋，进屋避了避风寒，第二天早晨才赶回家。回到家就病倒了，过了不多时候就离开了人世。

苦瓜爹临死前，蠕动着嘴对苦瓜娘说：“庙妮她娘，我死后恁娘仨孤儿寡母的在这荒坡野岭里不是个长法，还是回老家吧，家里没亲兄弟，还有一窝一块，有事好有个依靠。”说完就合上了流泪的眼。

苦瓜娘哭干了眼也无钱买口棺材安葬苦瓜的爹，又不忍心叫苦瓜的爹草草地入土。

经平安村好心人说合，把庙妮说给了一家姓孟的人家当童养媳。

苦瓜娘用庙妮的彩礼钱，给苦瓜爹买了一口薄棺，平安村的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